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六

眉山蘇軾詩五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
鞵鞢。豈知還復有今年。把酒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鍤。黃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
落霜初殺。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剌。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櫓鴉乳。薄寒中人老可畏。熱
酒澆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巖壓。詩人猛士雜龍虎。自注坐客三十一餘人多知名之楚舞吳歌亂鵝
鴨。一杯相屬君勿辭。此景何殊泛清雲。

去年今年雨夕晴。朝各寫得淋漓盡。致驅濤湧雲霓出千古。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曰。元豐元年改築徐州外小城。迺徐州城之東門。為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寔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九月黃樓詩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

次韻王鞏獨眠

居士身心如槁木。旅館孤眠體生粟。誰能相思琢白玉。服藥千朝償一宿。天寒日短銀燈續。欲往從之車
脫軸。何人吹斷參差竹。泗水茫茫鴨頭綠。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雁何
曾冥。閉門坐穴一禪榻。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為求法。欲與慧劍加龍硯。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

剪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秋風吹夢過淮水。想見橘柚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彭城文守何足顧。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脚欲趁飛猿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階夜雨自清絕。誰使掩抑啼孤惺。我欲仙山採瑤草。傾筐坐歎何時盈。簿書鞭扑晝填委。煮茗燒栗宜宵征。乞取摩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盃傾。潛雖詩僧而能明心寂守。故此詩不甚稱其工。詩特以次韻見贈之作。宜及於詩。但比之猿吟鶴唳。想見其高致。至後有送參寥師一首。專與說詩。軾嘗以書告文。同謂其詩句清絕。與林逋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肅然。此軾所為樂與從游而酬答歟。

冷齋夜話曰：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

百步洪并引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伫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為陳迹。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遂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絙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沫生干。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裡。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

去。多言詭說師所呵。

用譬喻入詩文是賦所長。此篇摹寫急浪輕舟奇勢，迭出筆力破餘地，亦真是險中得樂也。後幅寬舒，以養氣猶時見警策。

容齋三筆曰：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何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窟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具斲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與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盪潑肩相磨。不學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臙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土，擾擾毛群欺卧駝。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晨齒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

疊韻愈出愈奇，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古今無敵手，此篇與前篇合看，益見其才大而肆。

容齋五筆曰：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答舒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手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歐陽公官洛陽，與謝希深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

東坡於彭城游泗水南下百步洪東坡以事不得往既去逾月追憶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盪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盍復有之蓋亦值知已也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吷。焦穀無新穎。胡為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萬筆所聘。頗怪浮屠人。視身如邱井。頽然寄澹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卧雲嶺。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取韓愈論高閑上人草書之旨而反其意以論詩正得詩法三昧者其後嚴羽遂專以禪喻詩至為分別宗乘此篇早已為之點出光明王士正嘗謂李杜如來禪蘇黃祖師禪不妄也

夜過舒堯文戲作

先生堂上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先生骨清少眠卧。長夜默坐數更鼓。耐寒石研欲生冰。得火銅瓶如過雨。即君欲出先自贊。坐客斂衽誰敢侮。明朝阮籍過阿戎。應作羲之羨懷祖。

寫教授情景逼真然俗塵已去而千仞

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三年走吳越。踏過千重山。朝隨白雲去。暮與棲鴉還。翻如得木狖。飛步誰能攀。一為符竹累。坐老敲榜間。此行亦何事。聊散腰脚頑。浩蕩城西南。亂山如玦環。山下野人家。桑柘雜椿管。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閑。薄雪不蓋土。麥苗稀可刪。願君發豪句。嘲詼破天慳。

遠景近村。歷歷在目。何嘗置身圖畫中。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屣中庭月趁人。氾氾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遙知金闕同清景。想見氈車碾暗塵。回首舊遊真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石林詩話曰。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為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為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乃為超絕。近世蘇子瞻。氾氾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種松得律字

自注其四在懷古堂其六在石經院

春風吹榆林。亂葉飛作堆。花園一過雨。戢戢千萬栽。青松種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野人易斗粟。云是魯祖徠。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煤。束縛同一車。胡為乎來哉。茫然解其縛。清泉洗浮埃。枝傷葉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嬰孩。坐待走龍蛇。清陰滿南臺。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我今百日客。自注時去替不百日養此千歲材。茯苓無消息。雙鬢日夜摧。古今一俯仰。作詩寄餘哀。

青松本是難生而魯人又不知貴一枚之氣何時而伸詩中始如嬰孩之養終成千歲之材隱然儲才愛才一段真摯其所寓意者微矣

以雙刀遺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環。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塊在其肝。念此力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

我老衆所易。屢遣非意干。惟有王元通。階庭秀芝蘭。知子後必大。故擇乃所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剏。欲試百鍊剛。要須更泥蟠。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用王覺事作骨前路波翻雲騰曲折如意更無有一閑字虱其間
烏臺詩案曰此詩胡為穿窬輩四句以詆當時邪佞之人耳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栖霞紅。

清幽超遠乃所謂自然高妙者方嶽妄以杏花影下著此為辱真是嚙語

深雪偶談曰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辱耳及志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行藻交橫益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使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歟

志林曰僕在徐州王子立于敏官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生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益憶與二王飲時也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饑疫遍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雨。雖非為已求。重請終愧古。神鬼亦知我。老病入腰背。何曾拜向人。此意難不許。重雲暮已合。微潤先流礎。蕭蕭止還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集。泥土滿鞞屨。

登城望楚。綠浪風掀舞。愧我賢友生。雄篇闢新語。君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禱何足數。渡河不入境。豈若無蝗虎。而况刑白鵝。下策君勿取。

天地本無功四句此議論絕正絕大然非一切諉之於數可以坐觀成敗也詩特論其大原而以下策自居志慙謝之意於答賀者體固應爾 前段老病入腰背何曾拜向人十字本是相連皆承知我二字說下而却以一句屬上一句屬下此如杜詩不薄今人愛古人乃是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韓詩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乃是為此座上客及余七字相連皆極句法變化之妙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首錄二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宜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鬼戲。鞭箠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無掌冠纓絕。

父老何自來。花枝裏長紅。洗盃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止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截鐙留鞭扳。隸擁路去任。作疑愧之語不必賢者能道也首作之奇正在道邊雙石人一轉雜以詼諧含蘊靡盡次作使君問之文老答之使君復謝謝畢便住不增益一字章法古直非近時手筆所能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吊寒蛸。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裡。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一片空明通神入。悟情性所至妙不自尋。

遊惠山并引

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群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裡五年過。覺來雙鬢衰。蒼顏將塵土。足一步漪澗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疏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屨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緇磷。勝游豈殊昔。清句仍絕塵。

弔古泣舊史。疾謔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策許鄰。實詳

篝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

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欹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語經妙悟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者

冷齋夜話曰東坡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作對如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

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張嘉甫問東坡盧橘何種果類答曰

枇杷是也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糝柿亭柰厚朴則盧橘

果類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何也東坡曰

意不欲耳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闕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錄一首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澤浮雲天。深沈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煙。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微雨小窗深沉可喜也卞峰震澤曠蕩所便也寓目輒書詳略各盡其致

東坡詩話曰僕為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自非至吳越不見此境也

和孫同年下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金甌生魚蛙。往問卞山龍。曷不安厥家。梯空尚峻絕。俯視驚給鈇。神井湧雲蓋。陰崖垂鮮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群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縑車。我來叩石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雨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撾。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豕。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晚衙。水光山色。搖漾筆端通。體作告龍之詞。而以安厥家詰之。以睡味勸之。以飽豚豕利之。語諧而肅。

李厚曰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晚衙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題詩縣樓鼓云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放晚衙蓋用本朝故事云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清溪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隱見喬木杪。中休得小庵。孤絕寄雲表。洞庭在北戶。雲水天渺渺。庵僧俗緣盡。淨業洗未了。十年畫鷁竹。益以詩自繞。高堂儼像設。禪室各深窈。奔泉何處來。華屋過谿沼。何山隔幽谷。去路清且悄。長松度翠蔓。絕壁挂啼鳥。我友自杭來。尚歎所歷少。歸逢風雨作。一洗紅日燎。俄驚萬竅號。黑霧卷蓬蓼。舟人紛變色。坐羨輕鷗矯。我獨喚酒杯。醉死勝流浮。書生例強很。造物空煩擾。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為破顏。正似腰支媯。明朝更陳迹。清景墮空杳。作詩記餘歡。萬古一昏曉。集中登臨諸作無不名句。紛披而意象各別。此與前遊道場何山一詩既無一筆相犯。篇中兩言畫竹。文外曲致情往興來。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試選蒼谿最深處。仍呼我輩不羈人。窺船野鶴何曾下。見燭飛蟲空自馴。繞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施元之曰。誰知六月下塘春。今震澤以南派太湖之水亂蒼雲。二谿以通舟楫。東盡吳興。西盡餘杭。名曰下塘。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海螵要共詩人把。谿月行遭霧雨霾。鄉國飄零斷書信。弟兄流落隔江淮。便應築室蒼谿上。荷葉遮門水浸階。

紫蠃鱸魚賤如上。得錢相付何曾數。碧甯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運肘風生看斫鱸。隨刀雪落驚飛縷。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慙腹如鼓。

橋上遊人夜未厭。共依水檻立風檐。樓中煮酒初嘗芡。月夜新妝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北窗歸卧等

羲炎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疏頑不受疢。

境本平近賦出閑情四詩思如湧泉趣昭而理舉

次韻李公擇梅花

詩人固長貧。日午飢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鬧。君為三郡守。所至滿賓從。江湖常在眼。詩酒事豪縱。奉使今折磨。清比於陵仲。永懷茶山下。攜妓修春貢。更憶檻泉亭。插花雲鬢重。蕭然卧滯麓。愁聽春禽哢。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嗟君本侍臣。筆橐從上雍。脫鞵吟芍藥。給札賦雲夢。何人慰流落。嘉謫天為種。杯傾笛中吟。帽拂果下鞚。感時念羈旅。此意吾儕共。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君亦憶匡廬。歸掃藏書洞。何當種此花。各抱漢陰甕。胸次鬱勃隨處激。發其言。感飢貧念羈旅似無當於梅花觸緒濡毫忽深感慨固知文必本於情也

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趙次公曰茶山春貢湖州事也張君房旌說云湖州長城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繞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豁水清可吸。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真避世。青鬢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逐鷺鷥沒。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聲。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舉杯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谿間。雲水夜自明。

苔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從我兩王子。高鴻插修翎。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吏民憐我懶。門訟日已稀。能為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復尋飛英遊。盡此一寸暉。撞鐘履聲集。顛倒雲山衣。我來無時節。杖屨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

此與人皆苦炎分韻詩。體製不同而精爽入神。虛明獨照。並是杜詩所云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含露之玉壺者也。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

陂湖欲盡山為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清快。使君年老尚兜戲。綠棹紅船舞彭湃。一笑翻杯水潑席。餘歡濯足波生隘。長松攬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環仰穿蒙密得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誰云四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曠。歸途十里盡風荷。清唱一聲聞露薤。自注是日樂工自作此聲者嗟予少小慕真隱。白髮青衫天所械。忽聞佳士與名山。何異枯腸便馬疥。君猶鸞鶴偶飄墮。六翮如雲豈長鏃。不將新句紀茲遊。恐負山中清淨債。

揚袂風山舉袖陰。澤曲折清快四字即可移以評此詩

趙次公曰挽歌有萬里薤露之曲言薤頭露也。今先生却壓露薤字。蓋緣杜詩有盈筐承露薤句也。

趙閱道高齋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隱退云公高。公心底處有高下。夢幻去來隨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臯。功名富貴俱逆旅。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掛冠而去真秋毫。坐看猿猴落置罔。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長松百尺不自覺。企

而羨者蓬與蒿。我欲奮糧往問道。未應舉臂辭盧敖。

奔走隱退二語道盡庸耳俗目矣。超然已了一大事者。謂與佛慧為友也。長松百尺二句借比喻托出高字。與前不知高齋竟何義句相呼應。

冷齋夜話曰。趙閱道休官歸老。三衢作高齋居之。與鍾山佛慧禪師為方外交。

趙夔曰。趙清獻公年未七十告老於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三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年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遊。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其子。夔通判温州。從公遊天台雁蕩。吳越間榮之。夔提舉浙東西常平。復待公遊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得公如見父母。以疾還衢。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自注獄中聞杭州閩民為余作解危道場者累月故有此句

此時已無復生全之望。而詞不怨。獨戀戀於兄弟之間。預結來生詩意。極痛切深厚。軾有惠政於浙。未以朱邑奉嘗桐鄉。自喻固自信不疑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鷓鴣啼。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

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下縱歸他日馬。城東不聞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

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予投檄下江西。自注于由聞于下獄乞以官爵贖于罪貶蜀州監酒

詩獄甫解又矜詩筆如神。殆是豪氣未盡除。在次首特為詩筆如神。下一轉語。城東不聞少年雞。進乎道矣。

行營雜錄曰。東坡直史館神宗廟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訛上語。下詔獄欲真

之死。上獨庇之得出。

孫公談圃曰。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

謂蘇曰。學士數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

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過淮

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磨颯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

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

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鉄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哀疾。自注時家在子由處獨與兒子邁南來

不必作坐愁。行數語。但寫荒涼景色。而遭謫之感。已是凄然。言下。

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谿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

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佛燈漸暗飢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境真則情味自深。欵欵欲絕。壁上之詩乃潘閔所作。潘閔夏日宿西禪寺題曰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知有雨院靜似無僧。枕潤連雲榻。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詩見宋文鑑。今注蘇詩者多未引及此。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自注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因江而知魚美。見竹而覺筍香。確是初到情景。員外水曹則新授頭銜也。末句承腹聯說下亦是初任事之詞。

方回曰東坡元豐二年冬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到郡何遜張籍孟

賓于三詩人皆水部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繚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過。但恐懽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棟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裡狂言醒可怕。閉門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

清遊勝賞一往作氣象澄鮮之語。忽念及懽意日謝。又說到醉裡狂言醒可怕。謫居中情緒若揭。

次韻前篇

去年花落落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自注去年花下對月與張君厚王子中兄弟飲酒作頻字韻詩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昔扁舟沂巴峽。落帆樊口高梳亞。長江滾滾空自流。白髮紛紛益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凌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直食麥。老境安閑如啖蔗。飢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免使醉歸官長罵。字字鎔鍊而出。食麥啖蔗尤為近道之言。次韻較原作為更創。獲長慶因繼松陵倡。和猶當避謝。何況餘子。軾作王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又云。子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二王於軾情分如此。故切切念之。非直以對月酣歌追懷勝遊已也。

安國寺尋春

卧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檻欹深紅。看花歎老憶少年。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雲母亂。髮絲強理茶煙中。遙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薄羅勻霽蓋新妝。快馬爭風鳴雜珮。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尋春寫爛漫之景宜也。乃因看花而歎老。因歎老而憶少年。又因對酒而思家。因思家而愁老翁。一句三折。含毫逸然。

復齋漫錄曰。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時陳道士所修。葺花木亭台。四時遊客不絕。

東坡詩所謂玉仙洪福花如海是也。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南地瘠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也知道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惜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朱唇二句繪其態。林深二句傳其神。雨中二句寫其韻。不染鉛粉不涉描摹。乃得是追魂攝魄之筆。倘中無寫發但一味作歎息流落之詞。豈復有此。

容齋五筆曰。白樂天琵琶行一篇。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茗溪漁隱叢話曰。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歲開時。必為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雨中看牡丹二首

霧雨不成點。映空疑有無。時於花上見。的皪走明珠。秀色洗紅粉。暗香生雪膚。黃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明日雨當止。晨光在松枝。清寒入花骨。肅肅初自持。午景發濃豔。一笑當及時。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幽姿不可惜。後日東風起。酒醒何可見。金粉抱青子。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蕊。首作句有雨在次作言明日此作言後日又從雨中而想雨後之景。層見疊出。章法如列眉。

賀裳曰雨中看牡丹詩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二句尤有雅人深致

武昌銅劍歌并引

供奉官鄭文嘗官於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劍文得之以遺余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者

雨餘江清風捲沙雷公躡雲捕黃蛇地行空中如枉矢電火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地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鉄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脅生碧花猶是西江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為蒯侯彈鉄詠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挂頭

文之奇偉怪譎固由才思天成然無根之談作者弗尚故世謂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也如此篇全是廣異記來加之鎔鍊遂成奇光異彩豈後人臆說者所能彷彿其萬一

廣異記曰唐開元末武勝之為宣州司士知靜江軍事忽然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夫戲以石投之中地鏗然有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之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

曉至巴口迎子由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淨煙雨輕幕幕孤舟如鳧鷖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欲見隔咫尺朝來好風色旗尾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此邦疑可老修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元豐庚申五月轍來齊安故有迎之之作前半追憶在御史臺有授獄卒業成以遺之之作不勝其職後半則因其將至而預期會晤之樂不勝其懼卻以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二句於中作轉軸敏妙絕倫

與子由同遊寒谿西山

散人出入無町畦。朝遊湖北暮淮西。高安酒官雖未上。兩脚垂欲穿塵泥。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
提攜。千搖萬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鳥鷺。層層草木暗西嶺。劉劉霜雪鳴寒谿。空山古寺亦何有。歸路萬
頃青玻瓈。我今漂泊等鴻雁。江南江北無常栖。幅巾不礙過城市。欲踏徑路開新蹊。自注路有直入寒卻
誤不過武昌者
憂別後不忍到。見子行迹空餘悽。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濶非人擠。行逢山水輒羞歎。此去未免勤鹽
齎。何當一遇李八百。自注李八百
宅在筠州相哀白髮分刀圭。

軾以詩獄謫黃州。轍亦謫筠州。監鹽酒稅相見。宜不勝感愴者。而詩云。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濶非人
擠。詩人忠厚之旨。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昔少年時。肺病疲坐卧。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妻奴恐張望。瞻天不登坐。
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高苦滿。肺斂腹輒破。三彭恣啖嚙。二豎肯通播。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稷。
自注新法方田
謂黃稷為上腴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桃大。隔牆聞三燕。隱隱如轉磨。自茲失故
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應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痛飲知無奈。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個。殘年一斗
粟。待子同春籩。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世味等糠粃。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
遊。仙語不用些。

少時病狀曲述情形已乃幸其疾愈計及殘年老伴并粟同春意思無不盡矣醉病一挫陡然入題而以
不自珍重一語歸答之切切入情

正月廿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泱泱流水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

君温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一結含蘊無窮彷彿少陵東閣官梅之作

蒼溪漁隱叢話曰東坡詩云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韓子蒼詩云只度關山魂已斷何須疏雨濕梅花此蓋反東坡之意但為關山斷魂却無佳思也

志林曰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東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七

眉山蘇軾詩六

東坡八首 并引

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之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剗一寸毛喟然釋耒歎我厚何時高

荒田雖浪莽高庳各有適下濕種抗稂東原時棗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因耕田而及桑果竹木以至築室穿井各成倖願想見隨寓而安自首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為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黏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泛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蕪泥片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瞻

自注蜀人賣芹芽
瞻雜鳩肉為之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鍼水聞好語自注蜀人以細雨為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稱鍼出矣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

舉月明看露上一珠垂縷秋來寒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隴間蚱蜢如風雨自注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

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悉數四時田事風霜月露宛轉闌情王孟田家雜詩所未經道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父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此首專言種麥。述農父問答有情。

種棗期可剝。種松期可斲。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電。舊聞李衡奴。此策疑可學。

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瀟岳。自注李公擇也遺我三寸甘。照坐光卓榮。百裁倘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

垂屋角。

豈誠願學李衡亦因遺甘而懷李公擇耳。預想到屋角青黃拙樸語亦微高曠。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家有十畝竹。無時容叩門。

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自注潘名大臨字郊文滎陽人郭生名邁邠陽人古生名耕道新平人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生。借耕較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毡。

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軾答秦太虛書曰。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

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醞釀。

施元之曰。先生儻耳。手澤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生。清苦有氣節。學者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少時偶

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數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歸。辭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詩中

馬生即其人也。江南有蜀士謂王文甫也。文甫嘉州犍為縣人。居於武昌。

容齋三筆曰。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

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過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通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間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崢嶸坐撥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嗟予潦倒無歸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

心哀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檠。

落第汝為中酒味。吟詩我作忍飢聲。使思絕粒真無策。苦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洲中奴長足為生。大弔一弛何緣鼓。已覺翻翻不受檠。

家常語愈淺愈真安節以下第來黃州大全集雜說有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之言此三詩但作喟嘆未見其樂也然以謫居岑寂之中有骨肉遠來聚首東燭寒宵絮語不倦悲之所發即其樂之所形此與冬至日贈安節詩所云詩成超然老淚不成滴者情懷約略相似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李常

蕙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啞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稽灰。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

陳慥喜蓄聲妓此作體近香奩似有所指者故謂之戲贈軾與慥交好詩文無所拘忌若河東君秀英君之名因而流布非是輕薄為文正可見其忘形無間也

方回曰一點芳心雀啞開此句最佳坡天人也作詩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雀之為物嘗凍啞梅開本無情於梅下此語乃若不勝情者尾句蓋謂李常侍免病起新妝行當於釵頭見此花欲其出以侑樽也豆稽灰出文酒清話王勉雪詩上天燒下豆稽灰烏李從教作白梅亦俚語世傳以為戲者

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云龍邱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庵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鞵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蜀路却是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砂龍邱子即陳季常也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

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豈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

因姓援古以著題古人所有也只詠孟嘉徐邈二人事承說到底章法獨創後人亦未見有效之者

苕溪漁隱叢話曰此詩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皆徐孟二人事也

方回曰余用徐孟二人飲酒事以其泉下有靈却笑厥孫不飲善滑稽者

次韻和王鞏六首錄一首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意。度詞聊復託窮。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却羞賢勝敬通。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遺謫始囊空。

俯視一切交集百端起。二句匪由作意所能得。

志林曰。昔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王鶴鷺繁蝶飛舞之類。為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縮頭夜眠如凍龜。雪來惟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漸。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濶落不見。入戶但覺輕絲絲。沾裳細看若刻鏤。豈有一二天工為。霍然一麾遍九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山夫只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來。宰相獻壽嘉及時。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幃。高人著履踏冷冽。飄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所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袍入袖濕韉底。亦有執版趨階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擊千夫馳。敲冰煮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強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為賦之。巖壑高卑人物錯。雜大處浩渺細處纖。微無所不盡。可抵一幅王維江干初雪圖。六一詩話稱有進士

許洞嘗會諸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木霜雪星日禽鳥之類諸僧皆閣筆廬陵集潁州雪詩其序則曰五月梨花鍊絮白舞鵝鶴等字皆請勿用禁體物語非是歐陽創之也特以潁州賓主一時之盛遂成佳話耳

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紅梅三首錄一首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量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自注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與言詩

陳季常見過三首錄二首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未覺雞黍窄。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青。不辭奴飯白。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杯中。此行非遠別。此樂固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生同。

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勢未止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感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運窮。死灰吹不起。

二詩後作尤精絕。結四句固是長歌之悲。起四句乃先極荒涼之境。移村落小景以作官居情況。大可想矣。後人乃欲將此四句裁作絕句。以爭勝王韋。是乃見山忘道也。

賀裳曰：黃州詩尤多不羈。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一篇最為沈痛。

魚蠻子

江淮水為田。舟楫為室居。魚鰕以為糧。不耕自有餘。異哉魚蠻子。本非左社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於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魴鯉。易如拾諸途。破釜不著鹽。雪鱗芼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獺與狙。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分明指新法。病民出賦租。有不如魚蠻子之樂也。忽又念及算舟車者。筆下風生。凜凜史記平準書。述下式之言。以結全篇。曰：京弘羊。天乃雨。不更益一字。而意已顯。此詩結云：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亦不待明言。其所以然。可稱詩史。

吊李臺卿

并引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彊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曆。千載之日。可坐數也。貶謫居黃州。臺卿為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演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老鶴雀。煙雨霾七竅。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褚裯半面新。酸棧一語妙。徐徐步其澗。極望不可徼。却觀原媼媪。士固難輕料。看書眼如月。瘳瘳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縱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吊。作詩遺故人。庶解俗子譏。

看書眼如月數語可謂心折膺服矣却先從人所共笑處為之寫生傳神可笑處寔是可笑可敬處寔是可敬寫來俱不遺餘乃洵稱一人知己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嬉風噫雷電笑誰令妄驚怪失匕號萬竅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偶然連六鼈便為此手妙空令任公子三歲蹲海徼長貧固不辭一死寔未料難將耆草算除用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兜尚少嗟我與曹君良老世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吟君五字詩義重千金帛收藏慎勿出免使羣兒譏笑臺卿者多是偶然釣鼈之人此詩要不專為臺卿一人長太息也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錄三首

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世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駝之峰人莫識雜以雞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唇與熊白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鑪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割如太華當我前跛痒欲上驚峭崿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集句詩創自北宋著於石延年而上於王安石至黃庭堅則目之為百家衣言如小兒文祿也是非富有胸中豈能親切貫穿然終非詩家所貴觀此數詩所以譽之者至矣言外正自有意在

王直方詩話曰荆公始為集句多者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以為貴也其後多有有效之者孔毅父嘗集句贈東坡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詞旨溫厚意味深長在集內近體詩中更上一層

陸游曰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益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於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

方回曰東坡初貶黃州之年即細雨梅花關山斷魂之時也次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見陳慥季常是以為女王城之詩又次年正月二十日與潘邠老等尋春是以有事如春夢了無痕之詩又次年正月二十日尚在黃州復出東門仍和此韻亂山環合四句謂元豐官制行罷廢祖宗館職立秘書省以正字校書郎等為差除資序而儲士之意淺矣觀此等語豈惟可以考大賢之出處亦可見時事之更張仁廟之所以遺燕安於後世者何其盛熙豐之政所以大有可恨者何其頹衰坡下句云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又可痛坡翁一謫數年甘心於漁樵而忘返也

南堂五首錄一首

掃地燒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

邢居寔曰東坡此詩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為是劉夢得所作

齊安拾遺曰真澗口之側本水驛有亭曰臨皋郡人以驛之高坡上築南堂為先生游息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如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我生無田食破碗。爾來硯枯磨不出。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壺漿不容乞。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况欲稽首號泥佛。壘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脉脉何等秋。陰陽有時雨有數。民自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雖是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倒冠落幘謝朋友。獨與蚊雷共圭華。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且為疲人洗蒸鬱。褰裳一和快哉謠。未暇飢寒念明日。

先將旱勢寫得淋漓極致。以待下二章轉關。反覆詳盡。清絕澗澗。呼作快哉謠。不虛也。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平生懶惰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直。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無心况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甘霖不為龍所隔。自注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來。燈火新涼催夜織。老夫作罷得甘寢。卧聽牆東人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粗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破破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杆。人人知我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飢飽在我盜闖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輒。早而得雨。因而籌及於破破之漏水。思作塘以遮泉。由去年今年而并預算。明年絕不為愁霖計者。三詩如各自成章。乃正具神明於斷續合離之法。

東坡先生年譜曰。元豐壬戌。先生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在壬戌十月之後。和孔毅父詩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指去年辛酉言之也。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為一。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沿流不惡沂亦佳。一葉扁舟任飄突。山芎麥麩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并塌。見人白骨方銜杯。

前兩章言旱言雨已各詞意周浹。此章言甚雨。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二句情狀已盡。下只就楊道士為言。與兩早都不相值。張弛無所不妙也。楊萬里獨賞結二句。不須更待秋并塌。見人白骨方銜杯。謂其用杜詩得翻案法。抑亦未矣。

首作以飢人忽夢起。以未暇飢寒念明日結次。

作云飢飽在我。盜闖天三作云夜來飢腸如轉雷。微作呼應之語。纓帶無痕。

施宿曰。先生為楊道士書一帖云。僕謫居黃岡。綿竹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子京自廬山來。過余。具人善畫。山水能鼓琴。曉星層通。知黃白藥術。可謂藝矣。又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道士泛舟赤壁。按次殺父韻第三首。載西州楊道士凡數聯。因此帖知為世昌詩中。又言善吹洞簫。其自廬山從公益壬戌之夏。前赤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殆是楊也。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莫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五言轉韻能。一氣旋折筆。愈轉而情愈深。味愈長。此等詩他人不能為。在集中亦惟與子由往復數章。僅見之。

林子仁曰懷遠驛蓋先生與子由應制京師時嘗寓於此是歲嘉祐五年也黃州東南三十里地名沙湖先生嘗買田其間故云買田秋已議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舊游處。自注石曼卿也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裡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花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寢。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卧動千日。至今石縫餘糟醋。山人一去五十年。花空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酌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鉄散巖谷。海為瀾翻松為舞。爾來心賞復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呼出日。紅波碧嶽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歎神悽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如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牀前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閣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

石延年通判海州使人以泥裹桃核彈擲山嶺之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誠為勝舉。詩援此說。入自首句。至蒼髯白甲低瓊戶以上。皆言石事。繼述舊遊。而以和詩之意。終焉舒展。春容有大海迴波生紫澗之妙。施元之曰。蔡景繁名承禧。臨川人。中嘉祐進士。第知雋都縣。擢監察御史。裡行後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置使楚州。東坡謫黃寔在部內。獨拳拳慰藉。行部訪之。東坡有答景繁帖云。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游。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鉄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游此。必有新篇當破戒奉和也。又云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大篇或可追賦。景繁往游。既賦詩。坡為屬和前所述。皆指石曼卿後車胡琴云云。皆帖中語意。又前年開閣云云。即所謂婢去久矣。因公

復起一念用此帖為證而詩乃粲然

小飲公瑾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訪船窗柳影中。較我東坡無限睡。賞君南浦不貧風。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此去澄江三萬頃。只應明月照還空。
自注鄧涘人也是日生中觀邸報云叟入下省

酒坐劇談嘯傲之概可想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概。鼉憤龍愁為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錢。

已去之地鼓角多情新至之處曲聲悲健妙是半雜江聲通彼我之懷覺行役宵中有聲有色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廿五里野人舍

谿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漏。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牀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惟有孤螢自開闔。孤螢開闔之句較暗飛螢自照更冷然善也

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連事訥長老

識先君云

石耳峰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水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裡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

先傳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
詩簡於題題中之意。詩無剩語。題外之意。詩有餘情。體贍律調。咀味無盡。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能作如是語。始是認取真面目者。妙高峰三日不見而見之。別峰與此參看。

黃庭堅曰：此老人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口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

廬山二勝并引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佳者作二首。

開先救玉亭

高巖下亦日。深谷來悲風。劈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青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罅。
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沈沈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腳踏赤鯨公。手持白芙蓉。跳下清冷中。
寫瀑布奇勢。迭出曲盡其妙。此巨靈開山手徐凝詩。誠不足道耳。

廬山記曰：山中瀑布十餘處。香鑪峰與雙劍峰在瀑布旁。水源在五老峰頂。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為開先之瀑布。

王注正論曰：開先救玉亭。王本論作開元題。下注云：開元禪院。舊傳梁昭明太子之居。樓隱也。唐元宗即位始號開元。有招隱橋。元宗所作。按黃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略曰：南唐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意。慕物外之名。問舍五老峰。下有野夫獻地。買之萬金。以為書堂。及即位。以為寺。以野夫獻地。為已有國之祥。故名開先。後遷洪都。蓋嘗弭節。故榻與畫像存焉。又山志稱中主讀書臺在寺後。世以為李後主。

者誤以為梁昭明者尤誤開先守本末甚明無可疑者王本既訛開先為開元又訛南唐之元宗為唐開元天寶之元宗又云唐元宗即位始號開元其杜撰踳駁乃爾梅溪何至是想後人為託耶

栖賢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况此百雷窺萬世與石鬪深行九地底峻出三峽右長輪不盡豁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响落飛狹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瀕洞金石奏響響飛橋出激激半月發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併得清甘可噉不可漱奇景以精理通之發為高談結為幽豔絡繹間起使人應接不暇

茗溪漁隱叢話曰三峽橋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此等語精研絕韻真他人道不到也

蘇轍棲賢僧堂記曰元豐三年余過廬山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爰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又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橋曰三峽

廬山前錄曰過栖賢路稍崎嶇然不妨觀山也約十餘里至三峽橋蘇黃門所記殆非誇詞自此行石衢至玉淵亭澗水披石陡落漚為龍湫雪濺雷吼不減三峽

岐亭五首 并引 錄三首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止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為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為殺戒以遺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為五首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煙火濕。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撫掌動隣里。繞村捉鵝鴨。房籠鏘器聲。蔬果照中幕。久聞萋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須臾我徑醉。坐睡落中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瓶泣。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庵中。惟見峰巒集。

從呼酒說到徑醉醉而復醒寫出嘯傲自適頽然兀然真不知何者是主何者是客

詩人王屑曰嘗論對偶如枸杞因吾有雞栖奈汝何蓋借枸杞以對雞栖冬溫蚊蚋在人遠鳧鴨亂人遠如鳧鴨然又直以字對而不對意此皆例子不可不知于瞻岐亭詩云洗盞酌鵝黃磨刀切熊白是用例者也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剗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坐壺似燕鴉。坐客皆忍笑。鬢然發其幕。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羔純。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先泣。先生萬金壁。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通篇俱為戒殺而作未死神已泣一語尤惻惻動人中用鄭餘慶事誤作盧懷慎藝苑雌黃指摘之然未足為此詩病也

許顛詩話曰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集中有武倡和

數首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漉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為急。願為穿雲鵲。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疏幕。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

一歡盡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才謝衆客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臨別互相勸勉匡其所不及不徒作依依戀戀之詞同心之言其誼古其情深矣

細素雜記曰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及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又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訾議

茗溪漁隱叢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為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議東坡尤為可笑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泥壁長遭罵不頭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芒劍在牀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畫從醉出詩特為醉筆洗剔精神讀起四句森然動魄也句句峻絕在集中另闢一格

龍尾硯歌并引

余舊作鳳味石硯銘其略云蘇子一硯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歛歛人云子自有鳳味何以此為蓋不能平也奉議即方君彥德有龍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

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况瓊蘇子鳳味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粗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隨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前用解嘲後更諷以通人之論雄恣逸態奇矯無前集中鳳味硯三銘各以道鍊為工不可無此作蕩瀟之氣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五年雲夢澤南州。淒涼楚些緣吾發。邂逅秦淮為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

同王勝之遊蔣山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歎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自注荆公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峰多巧障日。江以宅為寺。遠欲浮天畧。行橫秋水浮。屠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次第寫景不必作峻嶒鬱屈之勢而斷削精潔神彩欲飛不獨峰多江遠一聯差肩杜老

西清詩話曰元豐中王荆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閑即俱味禪悅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賦此詩公亟取讀之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送沈遠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水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灑甲。歸對妻孥真

夢耳。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裡。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略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牙真可喜。白漏丹砂已付君。汝陽饕盜吾何恥。君歸趁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就兩人境遇不同處。抒寫盡致。而以道牙日就作無聊解脫之語。覺滿紙毫飛墨噴。一時怡然冰釋。

豆粥

君不見庠沈流漸車折軸。公孫倉黃奉豆粥。濕薪破竈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蕪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辨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茅檐出沒晨煙孤。地確菴抗光似玉。沙餅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起伏開闔氣偉采。奇青蓮無以過。

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和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殯。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戶得官真古語。五行勝已斯為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益非古。餽馬曰獻稱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篋相嫵媚。飲食嬉游事群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為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即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說得通透。使人心融神釋。凡經史傳記百家之言。信手拈來。無不貫穿。協合前古詩人未嘗有此。此所謂

詩列蘇黃盡也

徐大正閑軒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閑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君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晝眠不見燈。晚食或欺午。卧看毡取盜。坐視麥漂雨。語希古頰強。行少腰脚僕。五年黃州城。不蹋黃州鼓。人言我閑客。置此閑處所。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瞞。頗訝徐孝廉。得閑能幾許。介子願奉使。君歸備文武。應緣不耐閑。名字挂庭宇。我詩為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轉盼略燕處。莫嫌鑿轆重。終勝鹽車苦。為閑字下轉語。轉無竭是問。是答兩無縛脫。以偈頌體入詩。自雪堂始也。

施元之曰徐大正因其先君猷守黃州始從公游秦少游為作閑軒記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

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瓏瓏。慘淡雲水昏。晶瑩沙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衆禽事紛爭。野雁獨閑潔。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良寄江湖。老伴雜鵝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堂雪。依依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色斯舉矣語隱而不發前作更從未起時見其意之先改後作又於安翔徘徊處見其意之自得詩中書畫中詩二難併矣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齧砥。十年冰蘖戰膏梁。萬里煙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近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却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自注來詩述彭城舊游君知先竭是

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安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自注余買田陽羨來。只有無何真我里。樂全交于今禪伯也。定國其婿。制字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脚須答如是。相逢為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盤空硬語具體昌黎

王定國詩集敘曰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于死貶所一于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

墨莊漫錄曰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只是且權懾耳

往選唐宋詩醇

卷三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八

眉山蘇軾詩七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

自注南山名都梁山出都梁香故也

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谿中亂石牆

垣古山下寒蔬七。著香我是江南舊。游客挂冠知有老蕭郎。

北望飛塵苦晝霾。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野橘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

空階。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落斷崖。

有幽邃之趣。蕭條高寄。盡得風流。前首結句用老蕭郎亦本香山能文好飲老蕭郎之句。容齋引老元

為例而不引此疏矣。

容齋三筆曰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蕭淵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壽州龍潭云觀魚

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

元長老衲席云乞與狂老萬回侍。立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

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

畧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謝惠酒云青州老

從事。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轂。是皆以為助語

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

餘老龐老滯宮妝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矣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

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益亦有自來矣。

寄蘄尊與蒲傳正

蘭谿美箭不成筍。誰離玉助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閉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棊。東坡病叟長羈旅。凍卧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嚶咿。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君靜掃清香閣。卧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君從此朝闔闔。

蒲性奢靡。故因寄尊而特作飢寒之語以諷之。古人之誼也。昔鄭群當暑濕之時。贈尊與昌黎而韓詩有倒身甘寢百病愈。却願天日恒炙曦之句。妙想獨造。此則當春寒之候。寄尊與傳正。乃云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命筆略同。然一則美其適用。一則愧其無用。雖脫胎仍是翻案也。

施元之曰。蒲傳正名宗孟。嘗以書寄東坡云。晚年學道有所得。坡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特勸。一曰慈。二曰儉。此詩云霧帳銀牀。又籤玉局。亦可見其奉養矣。

贈眼醫王生彦若

鍼頭有麥芒。氣出如車軸。閒闕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沈瀼。輕脆不任觸。而于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為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折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曉。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莩。盜聞老農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胆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臍胸。請問樂全堂。忘言老尊宿。

自注彦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一意翻騰發難送。解險語奇詞。絡繹奔會令人可怖可喜。忘其為有韻之文。李之儀所謂極天地之變化。

者此種是也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勒帛光遶脅。禿襟小袖雕鶻盤。大刀長劍龍蛇押。兩軍鼓譟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雜。將軍負重此身輕。笑履鋒銳如一插。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叶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茗甞。

將軍輕履鋒銳而書生帷幄談笑似為文史壹掣深其扼腕者黃河驚沙掠面不如茗甞一枕清風豈誠閒寂為高乃其歎息痛恨之至也筆力峭崿殆如刃發於剛

王伯敷所藏趙昌花四首

梅花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絕。日暮集維霰。慙勤小梅花。鬢鬢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畫圖。老眼凄欲泣。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

黃葵

弱質困夏水。奇姿蘇曉涼。低昂黃金盃。照曜初日光。檀心自成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妝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清颺已拂林。積水漸收潦。溪邊野芙蓉。花木相媚好。坐看池蓮盡。獨伴霜菊稿。幽姿強一笑。莫景迫推倒。淒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樵人劍南老。於哀落處寫其丰韻貧女之喻淒然感懷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墜勁風。誰憐兒女花。散火冰雪中。能傳歲寒姿。古來惟邱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誇落墨。獨賞江南工。

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遠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修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將以稱美林逋乃至謂吳儂之傭販皆如冰玉深一層說入而林之神清骨冷其為高節難繼處不待羅縷矣軾論文章嘗有郊寒島瘦之目其讀孟郊詩有云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又嘗論西臺御史李建中之書以為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若此篇所言則謂其詩如東野而不能至於寒書似西臺而又不嫌於肉是兼有孟李之所長盡去孟李之所短也後人多於西臺句誤會其意此未深考耳

歸田錄曰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書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叶鉤輞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自逋之後湖山寂寞未有繼者

香祖筆記曰即瑛七修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以西臺為南唐李建中謬甚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為西京御史改稱西臺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蘇黃常稱之即未知耶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畝陰。

高齋詩話曰子美詩曰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真州范氏溪堂詩蓋用老杜詩意也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蒼顏。四朝耆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雪月閒。

趙次公曰蓬萊守蓋穆既守越而先生將守登越謂之蓬萊者元微之守越以築宅誇白樂天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萊今越州有蓬萊閣及以酒名也登州有萊山倚郭乃蓬萊縣故越登皆可以稱蓬萊守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峩峩玉為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即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若先談妙高之勝而別稱赤松蓬萊以作波瀾便是人人意中所有妙在於未入題之前作破空而來之勢遠望參參若攢圖之托霄上

贈杜介并引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過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箇露。翠濕香嫋嫋。應真飛錫過。絕間度雲鳥。舉意欲從之。儵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窗戶曉。群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表。妻孥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為赤城遊。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屢為瓠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瞭。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燒。仙葩發茗椀。剪刻分葵蓼。從今更不出。閉戶閑腰褭。時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不述杜介之話。而自述夢遊使。冥境從空中出。筆端瓊瓏縹緲。不落塵凡。

趙次公曰。仙葩發茗椀。剪刻分葵蓼。此言其所點茶之詳也。先生十八羅漢頌後跋云。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疑為花木桃李芍藥。僅可指名。

送楊傑并引

無為子嘗奉使。登太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峰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太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豔黃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鞵。醉舞崩崖一揮手。神游八極萬緣虛。下視蚊雷隱汙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初敵。過江風急浪如山。寄語舟人好看客。

直叙三事奔盪之音鬱。為壯偉。昔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此詩奇勝亦真足與太華爭巍哉矣。

趙夔曰。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海間道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位出家。上疏乞徧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至吳中。諸刹皆迎錢如王臣禮。

次韻送徐大正

自注嘗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間。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別時酒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洋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遶君共。無價青山為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因有卜鄰之約。故曰無價青山為我賒。因與同舟。故曰多情明月遶君共。運寔於虛。鉤綿秀絕。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為狂道士。山谷恣騰踈。誤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君命囚巖間。巖石為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昧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為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未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

猿化石。石化道士。都是課虛責。有此特偶爾。以文為戲。非武昌銅劍歌等可比也。故結出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見所謂妄者。乃不妄不妄者。乃妄耳。

呂氏童蒙訓曰。此詩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韓駒曰。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醉石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准用兩句收拾。及作鶴。嘆則又替鶴分明。

海市并引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鰐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

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海市只見重樓翠。阜此固不盡形容。亦正不能形容也。從未見之前。既見之後。與歲晚得見之異。結撰至思。焯焯精光。欲奪人目。

文昌雜錄曰。余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煙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蒼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來歸。

次韻胡完夫

青衫別淚尚瀾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朝來拄笏看西山。相從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萬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閑。

送范純粹守慶州

才大古難用。論高常近迂。君看趙魏老。乃為滕大夫。浮雲無根蒂。黃潦能須臾。知經幾成敗。得見真賢愚。羽旄照城闕。談笑安隔隅。當年走使君。赤手降於菟。諸郎更何事。折箠鞭其雛。吾知鄧平叔。不聞月支胡。舊德之思良友之誼。懃懃懇懇。意餘於詞。

施元之曰。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之季子。哲宗即位。以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代其兄忠宣公守慶

請棄所侵西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於是還四石而夏人服此詩言文正公在仁宗時李元昊叛命訖以計降之德孺守慶州竟如先生所期云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錄一首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題惠崇畫詩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欲上之語似乎未穩圖畫見聞志曰建陽僧惠崇尤工小景為寒汀遠渚蒲酒虛曠之象人所難到

清波雜誌曰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柳絮飛時笋箨斑。風流二老對開闔。雪芽為我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竹簟水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人間。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閑。

軾始因免汝州居住而居宜興其後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纔兩月而已是詩應作於元豐乙丑春放歸陽羨之時故以柳絮飛時發興其往常州亦止兩月餘閭里之約蓋終不遂其樂也

次韻朱光庭初夏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卧聞疏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陶然一枕誰呼覺。牛蟻初除病後聰。

唐人傳誦之語一經裁剪對仗輒覺別調氣氤

藝苑雌黃曰陳輔之以新唐書改柳公權殿閣生微涼為殿桷生餘涼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予謂輔之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云獨詠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桷餘涼之說

困學紀聞曰諫苑君方續承業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

送賈訥倅眉二首 錄一首

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父老得書知我在。蓬蒿親手為君開。試看一一龍蛇舞。更聽蕭蕭風雨哀。便與甘棠同不剪。蒼髯白甲得歸來。自注先君葬於墓頭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詩為一往感嘆之深故及之

為情造文通篇獨就青松迴環往復語淺而思深

題文與可墨竹并引

故人文與可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詩。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誰云生死隔。相見如龔隗。

集中有書文與可墨竹絕句序曰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耳而詩有空遺運斤質却吊斷絃人之句蓋作於為王執中題畫之前一年其作墨君堂記謂與可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又稱其畫竹之上以為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洒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由此文觀之軾自謂賞會獨余最者良非虛語而文可必待軾來令作詩其側亦見知己惟此一人豈特筆墨相推重已哉

武昌西山并引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谿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樽銘。刻之巖石。因為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漲浦。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同游。因卧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尚在。石臼杯飲無樽罍。爾來古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鑿開。豈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椽燭高花推。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請公作詩遺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述舊遊則中原迷於落日。敘會宿則曉夢驚於江邊。連互鉤貫情文相生。健筆圓機。開出劍南一派。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文

扶桑大壘如壘益。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文。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豪梁崔。風蒲半折寒雁起。竹間的皪橫江梅。畫堂粉壁翻雲幙。十里江天無處著。好卧元龍百尺樓。笑看江水拍天流。

有蔚然之光有蒼然之色有鏗然之聲非徒為是大言炎炎

藝苑雌黃曰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扶桑大壘如壘益。四句此語豪。而甚。王石敏若咏雪詩。有燕南雪花大如掌。冰柱懸檐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耶。

蒼溪漁隱叢話曰東坡集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文。故云往復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

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畫品中止有李營邱驟雨圖。從無崔白者。兼東坡此詩。又云風蒲半折。寒雁起竹間的。礫橫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圖。藝苑以為驟雨圖誤矣。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要知西掖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自注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手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繫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成陰障日行當見。取笋供庖計已疏。白首林間望天上。平安時報故人書。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通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錄二首

瞳瞳日脚曉猶清。細細槐花暖自零。坐閱諸公半廊廟。自注僕射李公門下韓公右丞劉公皆自講席大用時看黃色起天庭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自注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人賦雖不敢自比然請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泰侍從出處老少大畧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

俯仰今昔有激昂潁波之情

郭熙畫秋山平遠自注文路公為跋尾

玉堂畫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離離短幅開平遠。漠漠疏林寄秋晚。恰是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雲巘。伊川侯老鬢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陽。為君紙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我從公游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為畫龍門八節灘。待向伊川買泉石。秋山平遠只是離離短幅四句却先以玉堂之春江曉景為秋山先導復因文彥博跋尾致其纏綿鄭重之情而熙畫之入妙已不待更加讚嘆矣

蔡居厚詩話曰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趾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為學士時燕穆之復為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於中間元豐末既修兩後省遂移院於今樞密院

之後今玉堂中屏乃待詔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玉堂畫掩春日間中有郭熙畫春山今遂為玉堂一佳物也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年來赤地到青徐。遙聞爭誦十行詔無異親巡六尺輿。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即諫書。

寓諷於頌又援古為說真能以三百篇諫者

白居易元和三年賀雨詩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書尾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 錄二首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若人今已無。此竹益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蛟蛇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讀其身與竹化一語覺黑君堂記為繁次作見畫而思其人却因人亡而歎其畫不復得珍惜之至

李衍畫竹譜曰文湖州放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蠲腹蛇附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竹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夫既心識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為不能然者不學之過况後之人乎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錄一首

野竹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書鄱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幅疏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眾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軾嘗言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語本歐陽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不詠情之句若此詩言詩畫一律又與軾他詩所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以及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等句互相印可然彼猶曰此詩此畫誰當看又曰此畫此詩今已矣嘆索解人不得也豈若此詩直以詩畫三昧舉示來哲乎次首言竹言花言雀言蜂又言花之枝花之葉花間之雨雀之翎蜂之蜜濃淡淺深得意兼能得格

王直方詩話曰論畫以形似六句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為法也

漫叟詩話曰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諭蒙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

曾子避漢殿戴馮重可謂著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呂氏蒙童訓曰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程程筆

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樑棟姿天驥墮地走萬里端可期世無阿房宮下建五丈旗又無穆天子西征蕪瑤池才大古難用老死亦其宜丈夫恐不免豈患莫已知公如松與驥小小稱偉奇俯仰自廊廟笑談無羗夷

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橫行將。請烹乾沒兒。言雖不見省。坐折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零落存者誰。比公嵇中散。龍性不可羈。疑公李北海。慷慨多雄詞。淒涼五君詠。沈痛八哀詩。邪正久乃明。人今屬公思。九原不可作。千古有餘悲。比之於物則松也。驥也。擬之於人則嵇康也。李邕也。然而其身不見用。其言不見行。而死則其宜矣。明白道出那得不千古餘悲。

九月十五日適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即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繡裳畫袂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自注適英閣前有雙槐穆然屬地如龍形壁中蠹簡

今千年漆書科斗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鸞回鳳字蒼顏

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自注臣所賜書并題目及臣姓名凡三十四字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鈎墨色鮮。人間一日傳

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自注上篇此未嘗以御書賜群臣玉堂書掩文書靜。鈴索不搖鐘漏永。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

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自注時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原復奏夏

賊數千萬人遁去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闕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自注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縱中

罪禁林故得以紫薇為故事

敘紀恩私切合時事無不莊雅有體爛漫之才又於此等詩見其誠敬之學

資治通鑑曰元祐二年秋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

邵長蘅曰按年譜先生以元祐元年自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知制誥二年兼侍讀通典唐置中書舍

人六人其內一人知制誥天寶元年改中書為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

獲鬼章二十韻

青唐有通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壁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烟霄。詭異人圖像。驩娛路載謠。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朝告廟祧。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輓輓。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尚衣貂。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息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臯。景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鬼章之獲在元祐二年本集內奏議有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又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又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又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大旨欲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斂種等合以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然後許其請命自新而深以將驕卒情後無以使得為可慮此詩先陳偏師獨克俘獲醜虜之功繼述請命乞憐之狀終稱放還不殺之德至其歸宿乃曰羌情防報復則固後兩劄子意也曰軍勝忌矜驕則又前兩劄子意也而又申言之曰慎爾關西將奇功勿再要其所以為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計者剴切周詳誠一不二如此

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曰夫阿里骨董種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種死匪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直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也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鄙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覺端自彼爵命既下曲不在吾彼

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然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

宋史阿里骨傳曰董種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諸酋聽命既嗣事遣使修貢元祐元年封益塞郡公二年遂逼鬼章使率眾拒洮州羌結樂密者使所部法陵來告里骨執法陵結樂密懼攜妻子南歸鬼章又使其子結吼覲入寇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聽招其子以自贖元祐三年里骨奉表謝罪詔西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鬼章死詔焚付其骨

和王晉卿并引

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銑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銑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託物悲慨既窮而不怨泰而不驕隣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銑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銑也銑字晉卿功臣全斌之後云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歸雁一寄千里目
張然懷公子旅食久不玉欲書加殮字遠託西飛鵠謂言相濡沫未足寄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
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
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吏竹賢愚有定分尊俎守尸祝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鹵驕未伏
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掬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

似不經意而出然句如堅城而氣極和厚蓋其老年詩境漸造平淡如此

劉克莊西園雅集圖跋曰本朝咸晚惟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世傳孫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釵墜之詞想見一時風流醞藉未幾烏臺鞠詩筆賓主俱謫

邵長蘅曰唐書令狐綯為學士承旨夜對禁中撤金蓮花炬送還院按先生時為學士嘗召對便殿宣仁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或即自述其事歟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牆聞置酒。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治生。共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餉夢中榮。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江湖流落豈闕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見。此身應坐不歸田。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遙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咸。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鏢醉翁。白髮門生幾人在。却將新句調兒童。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少年鞍馬勤遠行。卧聞欬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自注黃有老母

此格乃禁齋所謂促句換韻者唐詩惟岑參有之後人遂以此為岑嘉州體要其源固出於秦碑也是須適然得之不由作意令轉換承接不可增減方稱入妙此篇次韻自然又且奇氣勃窣寬較黃庭堅原唱

為更勝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

養疴漫筆之語似不足取。信觀詩中筆勢。翩翩疑可識一句。可證以軾正人。豈肯於糊名易書之時。暗通關節以示恩者乎。委之於天而勉之以無怨且期之。以夫子非臞仙切磋之誼。愛戀之忱。不當如是耶。養疴漫筆曰。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乃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闕筆。及折旋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

慶源宣義王文以累舉得官。為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為賦一首。為老人光

華

青山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免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號兜梳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須。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歸來瑞草橋邊路。獨游還佩平生壺。慈姥巖前自喚渡。青衣江畔人爭扶。今年蠶市數州集。中有遺民懷袴襦。邑中之黔相指似。白髯紅帶老不癯。我欲西歸卜鄰舍。隔

墻拊掌容歌呼。不學山王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廬。

分明表出陽城何易于一輩人物非此筆力莫能傳其人

王直方詩話曰與王慶源詩起六句山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

林子仁曰謹按蘇叔黨所作王元直墓表云初季父慶源官於雅州以論事不合取官長怒即謝病去

詩中云刺史怒指此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二首

簿書常苦百憂集樽酒今應一笑開京兆從教思廣漢會稽那喜得方回

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

錢總出守越州因坐奏獄空不寔亦由與安石輩不相能故前作以趙廣漢和情為比次作點竄李詩語

無窮清新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

微霰疏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玉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

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方回曰中四句氣蔽逼人

木山并引

吾先君子常蓄木山三峰且為之記與詩詩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子千乘又得

五峰益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

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時來幸逢河伯秋欸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嶺巧雕鏤蠶蟲得蟻為

豪酋阿咸大胆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沼浸坤軸。一林瘦竹吾冤裘。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榷木行可禩。會將白髮對蒼嶽。魯人不厭東家丘。

次梅詩韻即效其體格炯炯清立

藝苑雌黃曰木山詩三年榷木行可禩。榷字人少有識者。遍尋字書亦皆無之。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為區宜。切按杜林有覓榷木詩云飽聞榷木三年大。注蜀人以榷為新。三年可燒。又堂成詩云榷木礙日吟。風葉注榷木下材止可充新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鹿門上冢回。林下拜龍鸞。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俱色難。烹雞獨饋母。自饗餐首膾。口腹雖累人。益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忽然捨我去。歲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闌。汝歸時松菊。環以青琅玕。榷陰二年成。可以挂吾冠。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茅舍。曝背談金鑾。一篇大旨起。四句道盡預想歸田之樂。說到曝背談金鑾。津津有味。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九

眉山蘇軾詩八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短衫壓手氣橫秋。更著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真鄉我
可俟。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自注王晉卿畫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
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
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
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
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
應有招我歸來篇。

稱 竟是为畫作記然摹寫之神妙恐作記反不能如韻語之曲盡而有情也君不見以下煙雲卷舒與前相

許顛詩話曰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東坡煙江疊嶂圖一首差近之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錄一首

縹緲營邱水墨仙。浮空出沒無間。爾來一變風流盡。誰是將軍著色山。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為道

其出處契濶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雲煙。歸來長安望山上。時移事改應潏然。管絃去盡賓客散。惟有馬埒編金泉。渥洼故自千里足。要飽風雪輕山川。屈居華屋嗚棗脯。十年俯仰龍旂前。却因瘦病出奇骨。鹽車之厄豈非天。風流文采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鄭虔三絕君有二。筆勢挽回三百年。欲將巖谷亂窈窕。眉峰修嫵誇連娟。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鷲三眠。山中幽絕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能令水石長在眼。非君好我當誰緣。願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囚山篇。厚有囚賦王詵和詩有云。愛詩好畫本天性。輞口先生疑宿緣。會當別寫一匹煙。霞境更應消得玉堂醉。筆揮長篇蓋亦自得意。於詩畫之工也。及軾復和此詩。詵亦復有答謝之作。有云。玉堂故人相與厚。意使嫺母齊。聯娟豈知憂患耗心力。讀書嬾去但欲眠。又云。更得新詩寫珠玉。勸我不作區中緣。佩服忠言匪論報。短章重次木瓜篇。特以答其不忘在莒之戒焉。詵自遠謫還朝。詩故舉囚山賦以相戒。勉其云。鄭虔三絕君有二。筆勢挽回三百年。則所以譽之者亦至矣。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鬪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能使人愁能使人喜非好詩那得有此故曰可以參禪

詩人玉屑曰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詩用意太過參禪之

語所以警之云

方回曰李之儀詩得意趣頗深晦非東坡不之察故有是佳句以孟浩然待之非誇也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龍稻如京。歲美人和易得情。鑑裡移舟天外思。地中鳴角古來聲。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鑑裡句即是次杜春水船如天上坐之意。地中句即是元微之鼓角聲從地底迴之意。鑪錘在胸森秀別出。

容齋隨筆曰：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曰樂天以為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做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比夢得為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耶？

石林詩話曰：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為己語。若子瞻山圍故國二句，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為辨爾。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村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今生覓手書。對合平湖久蕪沒。人經豐歲尚凋疏。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蕪沒凋疏人地依然如故而俯仰已成今昔感。愴何限。軾自再至杭。值水旱迭逢饑疫。並作於是。免上供米糶。常平義倉作饘粥。設病坊。浚二河。完六井。去葑田築湖隄。凡所惠義。杭民者至周且備。而蕪沒者使之通凋疏者令之起。此其為君子之用心不徒寄之感歎者也。趙堯卿謂公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有前生。我已到杭州之句引之以與此詩。似省前生覓手書一語。相印證。稱為異人。抑思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初不在此。即是省前生詩人之語。豈必徵寔他日到惠州亦有彷彿曾遊之句。何獨無解耶。

冷齋夜話曰東坡錢塘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似童稚語然是記一時之事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為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寓於詩詞耳

復齋漫錄曰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孟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東坡先生年譜曰元祐四年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五年故有是語耳

蘇長公外紀曰錢塘西湖壽星寺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鐵堂富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生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陵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未用唐李揆事非以第一人相矜誇。正是臨別而望其過歸之意。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為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漉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枚以養石莖蒲且作詩遺妻妾嘗老人

蓬萊海上峰。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纍纍彈丸間。瑣細或珠琲。闕浮一漚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

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倘有蟠桃生。旦暮猶可待。

袖中東海語。至奇而理至平。進於易則天。在山中通於禪。則一毫端現寶王刹也。

黃庭堅曰。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得心字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釜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平尊。遂名參寥泉。可濯坐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吾簪。

僧澄臨平道中詩。軾一見而刻諸石。其後謫黃州。則潛自武陽訪之。軾館之東坡。至是又為卜精舍居。潛及軾南遷。猶有專使往返。且有欲轉海相訪之詞。墨莊漫錄云。呂溫卿為浙漕。屢起大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還俗編管兗州。蓋亦以湖上懷軾之詩。坐語舍刺譏。故也。建中靖國間。始因曾子開得還。初服歸老江湖。軾平生多方外交。而於潛尤有深契焉。故此詩有歲晚解吾簪之言。而惠州寄詩猶云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參寥泉銘序曰。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即寔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淪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歎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

參寥集曰。余初入智果院。蘇翰林率賓客相送者十六人。各賦詩一章。用圓覺經云。以大圓覺為我伽

藍身心安居平等智性為韻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

世俗眩名寔。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谿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谿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即使愚谿愚。作詩以頌大儒風。格倍加峻潔。如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不煩言而得其體。要前後布置鏗然韻流。無一毫道學詩習氣也。周子自題濂谿書堂詩曰。吾樂益易足。名谿以自箴。詩蓋本此為說。

林下偶談曰。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為程顥滴。東坡為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軾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

宋史道學傳曰。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熙寧初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施元之曰。周茂叔先生子燾字次元。公守杭。次元為兩浙轉運同在錢塘為賦此詩。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錄二首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又見子卿持漢節。遙知遺老泣山前。

羶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鳩舌問三蘇。自注余與子由入京時止使已問所在後余館伴止使屢論三蘇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

湖

轍寄詩云。誰將家集過燕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軾和之語語相呼應。古人和詩有不次韻。而但和其意者。未有次韻而各不相顧者。此詩亦其一證也。

宋史蘇轍傳曰。其使契丹也。館客能誦其從卷賦及洵軾文云。

澠水燕談曰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于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至遠人敬服如此

香祖筆記曰昔閱高麗史愛其臣金富弼之文又兄弟一名軾一名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取眉山二公之名讀游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語不虛云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

絮飛春減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自注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謂之遨頭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洛下書生語更妍。共向北山尋二士。畫橈鼙鼓聒清眠。

湘素雜記曰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咛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潁水牛其尾三丈時人做之以為酒令今兩盃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盃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咛云者貪也謂處於坐未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咛尾咛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碟膠牙餠乃用藍字蓋藍婪一也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蚤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自注近聞莘老公釋皆近故有此句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自注余與子

充夫同試舉人雨餘北固山圍坐。春盡西湖水映空。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塵紅。景德寺今皆健軾帥杭代林希及去杭希復來替其去杭時希蓋守潤也北固在潤西湖在杭點綴無一泛設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寒响。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語語兀傲自喜拔俗干尋。

二老堂詩話曰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是關鍵甚密再來杭州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清風肅肅四句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响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言之寒亦在其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其妙如此

題楊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態濃意遠餘味曲。色故得騷經之流韻。

次韻曹輔寄靈源試焙新芽

仙山靈草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勿笑。從來佳茗似佳人。豔體作茶詩似不相稱者。結句特為點出。

方回曰此謂靈源新茶自如玉雪不似餅茶團茶外若膏油之沃也故云佳茗似佳人

茗溪漁隱叢話曰靈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東坡和曹輔詩稱道靈源茶蓋靈源與北苑為鄰山阜相接燒二里許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澤國梅雨餘。哀年困蒸溽。高堂磨新埴。頗覺利腰足。松柏百尺井。兩綆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為捧腹。清風信可御。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去。不待絃管逐。西湖真西子。煙樹點眉目。濤江少醞藉。高浪翻飛屋。俯仰拊四海。百世飛鳥速。速追錢氏餘。近吊祖侯躅。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晶彩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鷓鴣起。暮與寒螿續。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長篇次韻觸。挽如志中間。題品江湖復。有此卓傑之詞。抑何秀氣磅礴。

咸高臨安志曰介亭在鳳凰山熙寧中郡守祖無擇作天風冷然有縹緲憑虛之意

袁公濟和復次韻答之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渌。袖手獨不言。默藁已在腹。是時風雨過。藹藹雲歸麓。疏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文手速。秋風起鴻雁。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青山垂破幅。蚤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莫嫌馮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為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此作專就和詩上用。意與前作無一筆相犯。衆馳君不爭二句收束通篇神完氣足。

安州老人食蜜歌

自注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樂治百疾。正當狂走捉風時。一笑看

詩百憂矣。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升。

游戲三昧掣電機。鋒合之以成絕世奇作。昔軾嘗引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之語。以論陶柳詩。謂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如此篇。其亦詩之中邊皆甜者乎。

志林曰。蘇州仲殊師利長老。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就。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中吳紀聞曰。殊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樂人號蜜殊。

老學菴筆記曰。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飭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是長松挂女蘿。鬢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煙子惠多。只有黃雞與白日。瓊龍應識使君歌。

茗溪漁隱叢話曰。尚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唱且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腰裏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

次韻楊公濟梅花十首 錄二首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清樽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飢鶴啄莓苔。縞帶練悅玉川家。肝胆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淺語遙情

茗溪漁隱叢話曰：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同，而詞殊，皆曲盡其妙。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錄二首

人去殘英酒滿尊。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羣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煙浦。脉脉當壚傍酒家。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靡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三詩宛轉關生情。曲意密繇趣尺素。軾以己巳七月至杭，以辛未三月去杭，却是六百日。其贈唐垌詩云：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意與此同，皆用白詩語意也。

王直方詩話曰：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趙次公曰：在錢塘六百日，雖是紀寔，暗使白樂天詩在郡六百日遊山十二回也。

西湖遊覽志曰杭州之美得白蘇而益彰考其治績性情往往酷似樂天詩云闔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子瞻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橈鼉鼓莫違民樂天詩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亦云劉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樂天詩云故伎數人煩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子瞻亦云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樂天取天竺奇石受代詩云惟向天竺山取得兩片子瞻亦云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擬之詞比比歌咏如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殆有夢寐美牆之想矣

贈武道士彈賀若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裡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以不說破解人之頭藕句共逸韻俱發

續湘山野錄曰宮詞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優古忘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汝公館我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梁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却尋三十年前味未飯鐘時已飯茶
夢覺還驚屣响廊故人來炷影前香髮纒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却卷波瀾入小詩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東池浮萍半黏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湖秋水尚涵空舞閣搖深吹苜蓿吾僚有意為遷居老守縱饒那

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淺濤初驚玉花碎。但愁數骨損鱗鬣。未信長隄隔濤賴。藏減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忽想到蛟龍雲雨覺通篇字鏤句琢盡成澎湃之觀。

復次放魚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擾擾萬生同一塊。槍榆不美培風背。青邱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縈天門帶。長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近將歸修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舡歌小海。現身說法又一變。以遊方之外為高。是前篇好去相忘渺淮海一句轉語也。

菰苑雌黃曰次韻滕元發詩云坐看青邱吞澤芥。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邱。稊稂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鯁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草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

容齋四筆曰坐看青邱吞澤芥。青邱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可謂工新。乃以為出處曾不芥蒂。非草芥之芥。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

白露下眾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為誰來。似為我與君。水天淨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蘖醺。尚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奏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宜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暎。月色之明琴聲之清。誦詩以當對遊亦得。

泛頌

我性喜臨水。得頌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寔不癡。流水有令姿。

遠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鱗縵。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頴詩。

楞嚴圓覺之理。栗里香山之筆。昔沈敦謨引傅燈錄。良价禪師過水觀影。偈曰。我今獨自狂。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以釋此詩。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二語最為得之。篇末趙陳兩歐陽。向時趙令時在軾幕。府陳師道教授。頴州歐陽棐。則修之二子。皆適在頴也。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慎勿怨謗譏。乃我得遺資。於流生蓮花。查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美。吾言豈須多。冷暖子自知。志一氣隨。固是本諸孟子。而謗譏得道則已。與西銘憂戚王成之旨。協合矣。豈惟可與言詩。

困學紀聞曰。謹勿怨謗譏。數句。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施元之曰。王定國與吳正憲。充馮文簡京素善。而師友東坡舒宣輩。欲傾二公。因坡詩獄。羅織定國。遂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司馬溫公。當國深器遇之。東坡在翰林。以人言力請。郡去未幾。定國亦報罷。此詩自慎勿怨謗譏。以下端為定國發也。

聚星堂雪 并引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濤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雪時。雪中約客賦。

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

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衾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颺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賦雪者多以悠揚飄蕩取其韻致此獨用生刻之筆作硬盤之語擺脫常態匪徒以禁體物語標奇競勝茗溪漁隱叢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中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字皆請勿用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聚星堂雪輒舉前令自二公賦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指筆乎

次前韻送劉景文

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肯留庭隅怪君西行八百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

千夫

自注君一馬兩僕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謂君都頭也

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欲蛾眉扶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

鬢須歐陽趙陳皆有豈謂夫子駕後迂邇來又見三黜柳共此暖熱餐鹽蘇酒有酸薄紅粉暗祇有頰

水清而妹一朝寂寞風雨散對影誰念月與吾自注郎中日與歐陽叔弼趙景旣陳履常相從而景文復

叔弼景文成何時歸帆沂江水春酒一變甘棠湖自注景文近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之皆去矣情事曲折裁約以入有韻之言裴夏俯仰逸趣橫生

石林詩話曰劉季孫能作七字詩家藏書數千卷為杭州鈴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作頰川和李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

鬢須蓋記此也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

歲華來無窮。老眼久矣靜。春風如繫馬。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鳥落魚動鏡。繁城理枯瀆。放閣起膠艇。願君營此樂。官事何時竟。自注清河西湖三閘皆君成之思吳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乘此無盡興。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明朝游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真到齊。紅蓊已放鄭。自注酒尚有香泉一壺為樂全先生服不作樂也行樂處。至於可敬於此。見賢者之澤長。是乃詩之有闕名教者。前路名句紛沓。尤是窮力追新。

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景貺陳履常

歲暮自急景。我閑方緩觴。歡飲西湖晚。步轉北渚長。地坐略少長。意行無潤岡。久知薺麥青。稍喜榆柳黃。盎盎春欲動。澌澌夜未央。水天鷗鷺靜。月霧松檜香。撫景方晚晚。懷人重淒涼。豈無一老兵。坐念兩歐陽。我意正麋鹿。君才亦圭璋。此會不可再。此歡不可忘。

寫景以駢語入情。劉勰所謂儷采百字之偶者。可移以評此。

送路都曹并引

乘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今都曹路公。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可。乃採前人意作詩送之。并邀趙德麟陳履常同賦一篇。

麟陳履常同賦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為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濃。我亦倦游者。君思繫疏慵。欲留耿介士。伴我哀遲蹤。吏課升斗積。崎嶇等鉛錫。那將露電身。坐待收千鍾。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闕望夕烽。

子意亮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胸。我田荆谿上。伏臘亦麤供。懷哉江南路。會作林下逢。一片愛才求友之意。津津疊疊。序雖援張詠為說。然詠特不知參軍為詩人耳。既知則能留而慰薦之。軾知都曹矣。而於其致仕留之不可。故尤悵悵切情。

容齋三筆曰。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闕望夕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施元之曰。荆溪在常州宜興縣。先生常買田於此。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鵲鵲青城雲。娟娟蛾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破吹錦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為驚走蒼。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為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為話腰腳輕。猶堪踏泉石。

五言換韻體製最古。而後人少效之者。以其氣易斷。而情韻反減耳。此則累累然如貫珠。清妙之音。讀之百回不厭。

淮上早發

澹月傾雲晚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身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在潁州與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

太山秋毫兩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裡。未覺杭穎誰雌雄。自注來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拓湖渌。

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翁席卷蒼雲空。馮來穎尾弄

秋色。一水縈帶照靈宮。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腫臃。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雷塘水

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自注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揚伴

六橋橫絕四句都是寔事却寫來異樣警動前以杭之西湖陪說穎之西湖後以歐陽之自揚移穎比已

之自穎改揚都有天然證佐會作佳談搆成絕唱

侯鯖錄曰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揚

作詩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鶴林玉露曰杭有西湖而穎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

內翰但只消遊中湖便可以了郎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

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東坡到穎有謝執政啟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

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

咸淳臨安志曰元祐中東坡既奏開浚湖水因以所積葑草築為長隄起南訖北橫跨湖面綿亘數里

夾道雜植花柳中為六橋行者便之坡嘗賦詩云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

丈老翁席卷蒼煙空嗣郡守林希榜曰蘇公隄

楊慎曰東坡先生在杭州穎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之西湖尤偉其詩我在錢塘拓湖渌六句此詩史

也而注殊畧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

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水多葑近歲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

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水多葑近歲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

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
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三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
限然後潮不入市闌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願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
來終日不達若取葑草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
云合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於杭人大矣閱公詩注甚略故詳注之

雙石并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於背其一玉白可鑿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
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為僚友一笑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井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今涵草
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新苗未沒鶴老葉方翳蟬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醉卧皆華顛家家穢犢鳴樹樹梨棗懸
野無佩犢子府有騎鶴仙觀風僑南使出相山東賢渡江弔狼石過嶺酌貪泉與君步徙倚望彼修連娟
願及南枝謝早隨北雁翩歸來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離離蔚蔚雲霞澄鮮

茗溪漁隱叢話曰遊西岡詩造語全效退之城南聯句新苗八句雖退之筆力殆無以過之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二年三躡過淮舟欵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飲著書自要且窮愁孤松早偃原非病倦鳥雖還豈

是休更欲河邊幾來往。祇今霜雪已蒙頭。

近以月石硯屏獻于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

紫潭出元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歐梅蘇。無事自作雪羽爭。自注事見三人詩集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栖霞窗。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脇令人驚。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牀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

起八句連絡硯屏瑰偉絕特中間行以迤邐舒而不迫却用少陵詩話一句結住讀之更如有千百言在腕下也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

月次於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搖桑榆盡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為此形。與君持素侍帷幄。同到溫室觀堯賞。自憐太史牛馬走。伎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挂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陶泓不稱管城沫。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一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挂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荧。撫物懷人應獨嘆。作詩寄子誰當聽。

起局得勢後乃舒緩其氣以副之不煩繩削而自合